

范文正公集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一

公丁母憂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絀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公在淄州長白山僧舍

今醴泉寺

讀書一夕見白鼠入穴中

探之乃銀一甕遂密掩覆後公貴顯寺僧修造遣人欲求於公但以空書復之初僧怏然失所望及開緘使於

某處取此藏僧如公言果得白銀一甕今人往往談此事

公遣子堯夫到姑蘇般麥五伯斛堯夫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塋之而北歸無可謀者堯夫以所載舟麥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久之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朱氏諸兄弟皆公爲塋之歲別爲饗祭朱氏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
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
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蚤世吾所恨者忍令
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公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聞之不悅
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
持歸吾家當火於庭

公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
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
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自政府出歸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錄
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

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宋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宋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之

公爲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畜書畫公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某竊以爲宗家惜之母爲人得也

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過南陽道過特

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授詩云曾入
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受師資之句聞者皆歎伏

有守饒州日有書生甚貧自言平生未嘗一飽時盛行
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爲具紙墨打千本
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
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楊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
夕雷轟薦福碑向使不擊碎書生享用其有窮乎於此
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
慶會也讚曰淑慝以類吉凶在人譬如儀鳳不棲棘荆
虺蜴之窟豈產珠玕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氣所感當
識其因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
待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

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及官歷二府以至于薨凡十年不增一人未嘗易也

公言幕府賓客可爲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爲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公守越戶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絕句戒其吏曰閼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凄然閼津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兒寡婦船

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乃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州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未具憫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公守杭州蘇鱗爲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獲薦書獨
鱗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
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公過淮境遇風賦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
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固
得之心未嘗忘也

公守桐廬郡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自爲記以示南豐
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輒改易一字
公矍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博而
德字承之乃似碌碌擬換作風字如何公疑坐領首殆
欲下拜

公守饒州創慶朔堂旣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

自裁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只托春風管
幹來舊州治有石刻

公與韓魏公爲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約公進兵公曰當
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尹洙歎曰公於此乃
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
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公曰大軍一動
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其未見其可魏公舉兵入界
次好水以全師陷沒魏公遽還至半途陣亡父兄妻子
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哭曰汝昔從招
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汝魂識能從招討歸乎哀慟
輒動天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
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公尹京日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
疏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
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旣死汝輩勿復仕宦但
於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納其言罷黜內侍公知慶州
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公麾兵血戰賊奔
西北遂戒諸將無追奔旣而果有伏兵又奪爲大順城
久之世衡不利於定川公晝夜爲領兵援初閔輔人心
搖動及見公耀兵號令嚴兵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
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吾屬何憂

公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
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若以此意待天下士
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公言息盜賊誅奸雄浩然無憂乃所以爲身謀若未能如是雖州里不可保七尺之軀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公在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之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取於山澤及商賈湏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公爲參知政事日兗州守梁適乞以廂兵代廂戶又裁減人數是時章得象爲宰相執政欲從梁適之請獨公云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而此人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尋有中書劄子令差足人數當時天下無賢不

肖莫不稱之

公爲參知政事日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從之公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公與韓魏公富彥國慶曆中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已也

慶曆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公與富鄭公韓魏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小人權倖

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諭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公與相國韓公爲西帥狄武襄青隸其節下爲人器度深遠咸竒之曰此國器也公嘗以左氏春秋授狄武襄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青於是晚節益喜書史旣明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公與韓公杜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

以沮軍事罪公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
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公安撫河東欲以兵
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公怒以語侵公公
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朋黨者其論
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
罷

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忠
獻公億可用文正旣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
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
未嘗交托於人遂除參知政事

公與韓琦自陝而來朝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
明白道中得之公撫股謂韓公曰爲此恠鬼輩壞之也

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其後果然

公慶曆中與富弼韓琦杜衍章得象賈昌朝晏殊同時
執政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
襄並爲諫官徂徠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
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
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奸斥竦也詩且出秦
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
濮州

吳遵路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旣歿家無長物公分
俸贖其家

錢尚書適爲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
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

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
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
行何以有此彭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爲
政以名教厚風俗敦尚風義爲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
遂以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効
可以爲法

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托公者公爲譏述夤緣及一
貴人陰事一夜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
知者今因公之文暴露矣願公易之公夢中謝曰隱公
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誣人者不可改
也貴人即以語公曰公若不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
也未幾次子純仁病旣而又夢貴人曰公子我豈能奪

今告公爲我改之公子安矣卒不改公之剛正是可見也

公爲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於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托是未停之前大蠹國計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